陕西工人报

报告文学 散文 杂文 双鸥杯

被酒醉死和为酒献身的

山 丁

“英雄好酒”这话对与错，另当别论，如今有了个“中国酒文化节”，颂酒、研究酒的诗文一串串，算是高雅。然而酒给我种下的印象一句话：恶劣。

同村的何大伯嗜酒，祖先留给的一份厚实的家业全泡进酒盅里，一口一口地咪光了，一块一块地卖地，一间一间地卖房，房地卖完了轮到卖牲畜家什，最后竟将何大妈（他的结发妻）也泡进酒盅，那叫卖活人妻。何大妈临离家门，一串串泪珠滚洒：“你爹，红薯窖里还藏着一坛子酒。”何大伯痴呆呆盯着何大妈，傻眼了，似曾初识，哇地一声扑上去，就要抱住何大妈。接亲的人脸子一吊、胳膊一挥，挡驾了，那婚书上的一个歪歪扭扭醉汉一般的“十”字宣告何大妈不再属于他，即就是有泉涌般的恩恩爱爱也不准表达。何大伯哭了一天，夜间从红薯窖里抱出那坛子酒，泪伴酒、酒伴泪，饮着哭着，哭着饮着；后半夜那借以栖身的草房着火了，火势凶猛，噼噼啪啪，吐着蓝色的火苗，释放出浓郁的酒香味，救火的乡邻难以进去，眼睁睁地看着草房化为灰烬，烧个干净。何大伯的躯壳从灰里刨出来只剩下几节骨头，人们说何大伯是酒缸中浸泡下的，易着火，还会喷放酒香。也是的，那夜何大伯肠胃中灌满了酒，呼吸的气味都会将火引进肚子里。

何大伯的惨情给我刻下了难忘的记忆，半生中不沾酒，闻见酒味就倒胃，从厌恶酒进而厌恶那些醉酒的人，说他们是为钱黑了心的人。谁料冤家路窄，职业偏与我作对，工作的需要还得常去参拜我所憎恶的酿酒品酒人。

那是一个秋正肥的日子，我去酒厂找赵酿酒师。赵师半生苦斗中已创出了几个名牌，虽没在巴拿马赛会上曝光，却也争得这杯那杯一行行。当我轻轻跨进门时那场面使我吃惊，竟如进了神坛。赵师身着白大褂俨然端坐桌旁，三瓶色泽略异的酒杯堆在面前，赵师逐一仔细端详，蘸一滴涂于鼻尖嗅嗅，伸出舌尖咪一丁点在嘴里品品，吐了，清水漱口，唯恐酒分子残存在口腔中。中医看病时望闻问切，这品酒亦有点象诊病，望嗅尝。行业术语中说的感观与适口性，这完全是靠酒师排除杂念，入静坐禅去领略鉴定，神驰心交。若是有架仪器该多省事？我坐在一旁替赵师捏一把汗，发出微微的叹息。

赵师推开椅子走在窗前，轻松地伸了个懒腰。“啥时候到的？”这才发现我的存在。

“品酒何须这等神秘”，我有些不屑。

“不容易，不容易啊！一生间能酿出一两个命长的就算有成绩。”

我们的话题很自然转到酿酒品酒上。我满以为酿酒师都嗜酒，能喝美，岂知那是天大的冤枉。“口里留一丁点酒量就品不准了，咽进肚里还行？”赵师半生中酿过多少酒？品过多少他人淌涎水的酒？可惜肚子没接纳过一星星。亏了肚子喜了嘴，落个空喜欢，为啥？赵师告诉我那酿造世界酒皇后的苏格兰威士忌的酿酒师们只准将酒星抹在鼻尖上嗅，滴点不准沾口，永远只能嗅到酒香尝不到酒味，真是“戚”。

赵师打开酒厨，真象走进巴拿马的赛酒会。英国的威士忌、意大利的味美思、拿破仑常饮的波尔多红葡萄酒，250元一瓶的贵州茅台、0.8元一斤的山民们蒸馏的红薯柿子酒，高档、低档、白酒、啤酒、果酒、红色、粉红、洁白、咖啡，斑光宝气、琳琅醉人。如若何大伯溜进酒厨，定会醉死在里面，舍条性命也划着。

“凭什么神韵酿酒品酒？”

“凭什么？你说写诗凭什么？”赵师似有一腔悲愤与辛酸。极目窗外蓝天，一行整齐的雁阵正挂在蓝天下。赵师捋捋头发，郑重地说：“心血！靠心血。”

“心血。”“心血。”我重复着赵师的话，怕轻易滚出口唇溜掉。

告别赵师，走下楼来，一股悠悠的秋风中散放着浓郁的酒香，钻心沁脾，久久不散。雁阵正盘旋于厂区上空，醉意流连。何大伯的影子又浮在我的眼前。

我想被酒醉死者何曾品味过酿酒的艰辛，为酒献身者并未领略过醉意的甜蜜，都有点儿悲。

邮票上的《三国演义》

贺玲

为在邮票上反映《三国演义》这部中国古典名著，邮电部已于11月25日发行T.L《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第一组）邮票，全套四枚，图案：第一枚桃园三结义；第二枚：三英战吕布；第三枚：凤仪亭；第四枚：煮酒论英雄。同时发行一枚小型张，内容为“千里走单骑”，面值3元。《三国演义》预定安排五组，每组四枚邮票，每年发行一组，其中第一、三、五组各加发一枚小型张。这次发行为第一组，由山东省文学社陈全胜设计。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不仅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同时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令人可喜的是这套邮票的第三枚凤仪亭，旧址乃为我省西安汉长安城遗址，陕西省邮票公司为此特发行一枚纪念封。这枚邮票图案为“吕布与貂蝉”。

《三国演义》是继《红楼梦》、《西游记》以及《水浒传》之后，而发行的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上邮票。她的发行，将为广大集邮爱好者的邮册增添新的风采和情趣。

怒的礼赞

冯日乾

我常恨自己性子不好，比较地太爱激动，常生感慨，易于动怒，有时还发几句于事无补的牢骚。家人告我“报上说，动怒对身体不好……”是的，“怒伤肝”，我懂。朋友劝我：“肝火太盛易肠断”，我知道，这也是好心。不爱我者警告我：“杂文家又发感慨了。”我于是有时也得学点乖。

可是，这一回，我要高唱一支怒的赞歌。

喜怒哀惧爱恶欲，人之七情。既有所爱，必有所恶，既可以喜，为什么不可以怒？

誓死抗金的岳飞，硬是被一日十二道金牌召回。潇潇雨歇，凭栏远望，念国土收而复失，人民再沦敌手，十载之功，废于一旦，他，能不“怒发冲冠”？

在民主斗士李公朴倒下之后，闻一多仍然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痛斥敌人如狮子吼。这，不是应当大书特书的英雄气概吗？

古代人民怒象：英雄发怒，以首触山，可使“天柱折，地维绝”；史家笔下的布衣之怒也能“天下缟素”；马嵬坡前，怒那六军不发，众怒难犯的一幕，至今令人惊心动魄……

——我们的赞歌得暂时歇止，插进一节“旁白”来：不知怎的，近几年来，把“制怒”的横幅悬于壁上的人多起来，宣传“糊涂是福”的明哲之士多起来，大度能容难容之事的笑佛多起来。其实，看看报纸上报忧的新闻，就可知我们的社会还远不是尧天舜日至善至美，无可情怒了。国人中面对走私猖獗、贿赂公行等腐败现象闭目养神心气和平者增多，究为何故，我说不清。我只觉得，古人的话还是对的：“哀莫大于心死。一个民族如果有相当多的人对一切取漠然态度，连情怒也没有了，那可不是好兆头。然而，无需悲观，我的赞歌还未唱完——

君不见，人大会上，政协论坛，不少代表和委员言辞激切，对腐败现象愤怒指斥，毫无顾忌；许多记者为民请命，被骂被砸被戚吓却对特权弄权执法犯法者穷追不舍，连续揭发报道；有不少身负重任的干部也面对贪赃枉法者无所畏惧，拍案而起。尤其重要的是，党和国家的决策层已认识到：我们的干部中“确实有腐败现象”，“这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不坚决治理整顿，“后果将是严重的”。这里有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忍无可忍的义愤。

“因义生愤愤生勇”。如果我们举国上下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人愤怒起来，如五十年前为着驱逐日寇，风吼马嘶，黄河咆哮，如十二年前面对四人帮的肆虐“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加上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我想，剔除腐败，整饬山河，就决不是一个爱激动的杂文作者在说梦。

义勇之怒，我赞美你！

本版编辑 杨乾坤

帝台春·过三峡

毕郢原

乘秋色，
过瞿塘，
峭壁立。
山岩人家，
似向征帆，
敬贺恭揖。
水浪翻腾自乐逸，
川风雨催急行客。
讶巫峡，
神女峰奇，
云退雾息。
香溪出，
秭归柏；
颂李白，
赞苏轼。
白帝彩云飘，
葛洲新坝，
海鸥自如翔弋。
回首诗魂叹景异，
西陵草微显林桔。
大雁北天飞，
身披霞光煜。

人生终点

——从火葬场开始的采访

·刘业男 李忠效·

朱德签完，把毛笔递给了彭德怀。

彭德怀签完，把毛笔递给了康生。

康生后面是刘少奇。

接着，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张子意、谭震林、杨尚昆、柯庆施、陶铸、李井泉、林铁、李达、赫尔陆、王鹤寿、张霖之、李克农、陈少敏、张爱萍、曾希圣、廖承志、宋任穷、吴德、徐特立、张鼎丞、吴玉章、马明方、周光春、张郁英、马文瑞、谭政、胡绳、黄克诚、白如冰、贺龙、王首道、刘澜波、安子文、洪学智、胡耀邦、李立三、何长工、朱楚之、王稼祥、陈伯达、吕正操、陆定一、罗瑞卿、李葆华、舒同、李先念、薄一波、叶剑英、李聚奎、王任重、沈钧儒、李济深、邵力子、许德珩、邓力群、林平加、汪道涵、胡乔木、姚依林等151人相继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吕正操签完名字打趣道：“这把人放进炉子里烧，会不会痛呀？”逗得大家一阵笑。

当时参加会议的不止151人，这就是说，还有人没签名，出自什么原因？无可考。但是，当时不在北京的或没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听到签名的消息后，纷纷向中央和有关部门表示死后实行火葬。特别是陈云同志，为此还专门给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尚昆同志：

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

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专此即致

敬礼

陈云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日

这次自愿死后火葬的签名当然不是中国火葬的开始。但是，从此之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穴的墓牌上，的确很难再找到这些名字及镶嵌在这名字的相片了。当然，毛泽东主席例外。虽然这“例外”并非他的愿望，但他还是不情愿地从中南海搬进了纪念堂。就像他在弥留之际没有失去显赫职位却失去实际权力一样，他也同样失去了处理自己遗体的权利。

虽然他是火葬的第一个倡议者和第一个签名者。

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二十多年前把一位善良老人的逆耳忠言扔在一边，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人多力量大”那近乎赌气的口号的鼓舞下，在诸多大锅饭式的鼓励政策的刺激下，我行我素地动员母亲们多生了数亿人口。今天，当一系列社会问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涌来的时候，每一个有责任感和自尊心中国人都强烈地意识到，这种无计算地生产人口决不是什么能耐，而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现在，生的问题似乎正在逐步缓和与得到解决，那么死的问题呢？对于一个有11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对于一个每年死亡600多万人口的大国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和对待的问题！

其实死，是人生必不可免的最终归宿。与其愚蠢而软弱地视死亡为恐怖，倒不如冷静而乐观地看待死。

于是，带着对死的思考，我们开始了采访。

在人人都要历经的那个终点，如同那个“列车到达终点站”的声音总是在我们耳边回荡，无法挥赶。我们仿佛看到许多人带着绝望的或坦然的神色走下人生列车。

（二）

本版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5号 本报邮政编码：710003 办公室、广告组电话：710010 一编室电话：27700 二编室电话：22227转 群工部52728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